

白崇禧 传奇



苏理立 著



白崇禧传奇

苏理立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白崇禧传奇

苏理立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1.625印张 插页2 258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— 48,000册

ISBN 7-219-00491-5/I·120

定价: 2.50元

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物有所
不及，智有所不明。

——屈原《楚辞·卜居》

第一章 坎坷仕途

一、第一次伤人

一条碎青砖和卵石铺成的曲曲折折的小路，被深秋的夜雨淋得透湿，牛蹄踩出的坑凹，盛着一汪汪浑浊的泥水。北风呼呼，席卷满地飘零的落叶；远处，金字塔一般突兀高耸的石峰间，迷迷蒙蒙，阴沉沉，给人以一种山雨欲来的郁闷之感。

路两边，是毗邻相依的农舍，大都由青砖的外围和木排架、木壁板构合而成。低矮的檐门和高高的院墙虽不相匹配，门楣上的祛邪照妖镜和门扇上的钟馗，却显示出农家的传统戒心。

这里，是离广西省城桂林仅五十多华里的南乡山尾村。

村西面，是一座平地拔起，两峰并峙，高耸入云的石山。山的北峰，比南峰高出数十丈，巍峨伟岸，与方圆数里之石峰相比，若鹤立鸡群。

正北峰之麓，有一座三进六厢的农舍。虽然舍墙的青砖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，屋宇瓦檐间，多处斗板残缺，显得残破萧条，但论其规模，仍不失为该村农舍之冠。

天已经大亮了，村子才刚刚苏醒。

“欸——”一声刺耳的门响，只见一个十一、二岁，扎着长辫，穿着件士林蓝布夹衣的小姑娘，涨红着脸，背着个男孩，从那座残破萧条的农舍里，步履艰难地走出门来，径朝村南走去。

“二姐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那背上的小男孩眉清目秀，鹅蛋形的脸上东一点、西一块污垢，高鼻梁下挂着两行清涕，耳朵红红的，象是因赖床被姐姐揪红。他用两只梨子般大的拳头，咚咚地在姐姐肩胛上擂打，喊着，嚷着，挣扎着想要从她背上跳下来。

这小男孩名叫白崇禧。三十五岁才娶妻的父亲，十余年间，密密匝匝地生下七男四女。这崇禧在男孩中排行第五，故小名叫桂五。

“桂五，听爸妈的话，姐背你去村南毛老师家开蒙。”姐姐没有生气，她回过头温和地劝弟弟。这弟弟在家里最调皮，但她又特别喜欢他。

“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白崇禧哪肯听姐姐的话，他“噔”地从姐姐背上挣脱了下来。

“桂五，人家都是四岁四个月零四天就开蒙读书了。你，已经满五岁了……”姐姐拉着弟弟的双手，不让他往回跑，依旧耐心地劝说。她很想读书，但因为这原先兴旺的白氏家族，到她的父辈，已经开始没落下来，供几个男孩念书，家资已经不济，加上父亲重男轻女，她的愿望也就只能永远是愿望了。白家兄妹多，田亩少，弃儒从商的父亲在桂林西乡苏桥圩开设的“永泰林”商店，经营糖、油、豆、纸类什货，因本人不善经营，雇请的账房李先生又瞞昧贪财，生意极不景气，收入每况愈下。十一、二岁的她，只好做些针线活，或帮人纳鞋底，或做些稚童的小鞋小帽出卖，聊补家庭经济

的拮据。过早地为生活劳碌，使这位小姑娘更羡慕读书的好处。那年月，“读书人做官”之说，有口皆碑。她之所以耐心劝弟弟去开蒙入馆，心底里，是盼望这个调皮家伙日后能功成名就，重振一下已日薄西山的白氏家业。白氏祖籍金陵，元朝进士伯笃鲁丁是家族的始祖，历代书香，科甲仕宦，不绝门庭。

“二姐，我要去打鸟，昨夜下了一夜雨，今早屋后山边的那茱萸树上，会有一排排站在树枝上的麻雀。”白崇禧边说边低头看了看衣兜里凸起的弹弓和石子。他打弹弓特别准，虽只有五岁年纪，整天村头村尾地游弋。这秋天，每天少不了要用禾草串十来个麻雀回家，给父亲下酒。

“桂五乖乖，今天开蒙要早点去拜老师，爸说过，早晨读书记得牢，等上罢两堂课后，再去打麻雀不迟。”姐姐拉着弟弟，又想往村南走。

“不去，不去！那麻雀早上才会成排地站在树枝上，等上完课，它们早飞走了。”白崇禧挣脱姐姐拉着的一只手，从衣袋里摸出了弹弓。

“说要去就要去！你不听二姐的话，日后二姐不给你做新鞋。”二姐忍无可忍，厉声喝道，她的脸涨得更红，一把夺过弟弟手中的弹弓，拽着他要往前走。

白崇禧没有再作声，他朝二姐白了两眼，自知力气敌不过二姐，便赖着半蹲下来，随手脱下脚上那打了胶掌的布鞋，扔石头似的朝路边的井台扔去。

这是村北那口清水井，井台边用巨石凿有三个大石盆，便于村民洗菜荡衣。昨夜一场大雨，石盆里积了水，那双布鞋，不偏不斜，正好扔在中间那口石盆里。

二姐生气了。她不管白崇禧怎么挣扎，一猫身背起赤脚

的弟弟，也不去拾那双泡在水里的布鞋，径直奔村南毛老师家而去。

.....

那天夜里，白崇禧跪在厅堂正壁前那个大“寿”字下。他家的厅堂正壁上，没有汉人家那种用大红纸写成的家先神位，那张已经泛黄的涮金纸上，只用经文编成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。“寿”字之下，也没有雕着花鸟龙凤的龕桌。原来，白家是此地少有的几户伊斯兰教民之一。姐妹们围着坐了一圈，谁也不敢高声言笑，父亲马上就要来惩罚这吵蛋的桂五。

“桂五，你好好向爸爸认错，不然，少不了要挨一顿烟锅头！”

“桂五，你要向二姐认错，不然，以后要你打赤脚过冬。”

姐妹们轻声劝说着，他却眼勾勾地盯着壁上那个大“寿”字，那些横歪竖扭的经文，他半个也看不懂，在他眼里，那是张牙舞爪的龙。

“桂五！”父亲走出来了，四十开外的人，头发已经半白，也许是抽大烟的原因吧，面容显得清癯憔悴。每日三顿，象吃饭似的，他少不了横床直竹，抽几钱“云土”。他拿着根两尺来长的马鞭竹烟袋，用那晶亮晶亮的烟锅头在白崇禧跟前朝地上磕了磕，严厉地说：

“你今天毛老师家念了些什么书？”

“《三字经》”

“从头背来！”

“老师不是从头教起的。”

“那，老师教什么你背什么！”

“‘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致君，下泽民；扬名声，显父

母：光于前，垂于后’。”

“怎么解释？”

“老师说今天只要背熟，明天他才讲解。”

“起来！”白志书见这小子虽然调皮，但第一天开蒙背书，便一字不挪地背了下来，心头的火顿时消了三分。于是叫白崇禧排座在兄妹们中间，他亲自向他们解释起这八句世人开蒙必读的经典来。

白崇禧没有挨父亲的烟锅头，喜出望外，象惊弓的一只小麻雀，怯怯地挤在兄妹们中间，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……在兄弟姐妹中间，他从来没有这么老实过。

不知是因为他感激父亲没有打他，还是因为父亲解释那八句经典的内容打动了。第二天，他起得特别早，也不要二姐送，独自一人，高一脚、低一脚地往村南毛老师家走去。

这天上课，虽然毛老师对昨天叫背的那八句“三字经”的解释，几乎和父亲昨夜的解释象一个模子里打出的砖——半点不走样。但白崇禧还是专心听讲，不动声色。

坐在白崇禧后面的高个子张天保，见白崇禧如此全神贯注，用一根香棍在白崇禧背上画了只兔子，口里还喃喃地叽笑说：“白兔、白兔，耳朵比白兔竖得还直，看你日后真当得了官！”

白崇禧没有理会他。下课之后，张天保在茅厕里遇上白崇禧，又一个劲地戏逗：“白兔，白兔。”白崇禧依旧没理他。哪晓得那张天保是个小赖皮，见白崇禧左撩不起，右戏不应，自讨没趣，便想寻衅出口气。他转身把手一张，把脚一叉，象个门头叉似地堵住了茅厕门：“白兔是最会钻洞的，我今天要你学白兔从我裤裆下钻出去！”

依白崇禧那脾气，他恨不得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弹弓，对准张天保的脑门就是一颗“落花生”。可他见张天保个子高大，年纪也比他大三四岁，加上又是个专门架起锅头找豆子炒的寻衅者，便没有冒失动手。

张天保见白崇禧只站着不动，也铁叉似地立在那儿，心想，你今天总不能在这茅厕里过夜！可不到三分钟，同班的傅小弟便来喊他们去上课了，他才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，你小子不肯钻我的裤裆也罢，只是象拜观音菩萨样的拜我六拜我就放你。你是后来开蒙的，我们班里有个规矩，后来的要拜先来的三拜，年纪小的要拜年纪大的三拜。你年纪比我小，又后来两天，这六拜少不得。”

“我只拜老师，拜孔夫子，不拜你！”白崇禧双手抄在胸前，仍站在那一动不动。

在张天保眼里，白崇禧不过是个小豆子鬼，该是个任他怎么捏就怎么好的泥巴公仔。没想到白崇禧却这么倔强。他于是恼羞成怒，一撒泼，捞起鸟仔，直往白崇禧身上洒尿。那茅厕也不过两张草席宽，白崇禧退不了，避不开，鞋子、裤子被张天保洒尿淋湿了。

这事傅小弟看不过意，跑出告诉了毛老师。毛老师听后，气得脸色青紫，拿张天保打了五十板手掌，还罚他跪在白崇禧跟前，听完一堂课。

张天保恨傅小弟，恨白崇禧，也恨起毛老师来。那天课后，他对傅小弟和白崇禧吹胡子瞪眼睛，口里粗言秽语，骂骂咧咧。不几天后，他就不来上课了。

毛老师的馆子里，只剩下五个学生了。他每天照本宣科地向学生讲课，教完《三字经》，又讲《五言诗》，《千家诗》，《对子书》，《幼学琼林》。讲到四书五经，毛老师

有些讲不下去了，便请来李玉田和白莲洲两个老师，接教白崇禧这个班的学生，自己重又去教启蒙的学生。

李玉田和白莲洲老师接任的时候，白崇禧已经在私塾馆里读了四年书了。白崇禧的六弟崇祐，因家贫，上不起学，白崇禧白日里学到的，夜里回去教弟弟。父亲忙于家计，时常到苏桥去，根本没有空关心儿女。由于白崇禧又当学生，又要教弟弟，常常要到深夜才能睡觉。那时念书，每天清晨上课，学生必须向老师背诵头天所学习的课文。每月初一，十五，必须背诵半月来教过的功课，背错一个字，就要挨老师用寸余宽的竹片在手心上重打一板。白崇禧入馆四年，从未挨打过一次。

这天，是白莲洲老师讲解《书经》。昨日里，已教读过《书经》的《洪范篇》。照例，一开堂，就要每个学生把《洪范篇》从头到尾背出来。

这《洪范篇》特别拗口难背，五个学生，一个个轮着来。前四个，少的挨了二十板，多的挨了五十板。白崇禧坐在最左边，两个眼球红红的，眼睛不时眨巴着，象是昨夜里没睡够的。

“白崇禧，轮到你了！白老师坐在八仙桌边，翘着二郎腿，摸着山羊须。

白崇禧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，心里象揣着只兔子，嗒嗒乱跳。他今天比以往任何一天都没有把握，因为昨天夜里他教崇祐的功课，到三更过后才得背书，可这《洪范篇》一连背了七、八遍都记不清楚。今天正逢初一，除了背《洪范篇》，还要背半个月来的功课呢。他急得额角上直冒汗，一次又一次问母亲要生姜来擦太阳穴，母亲却劝他睡觉去，待天亮再叫他起来背。白崇禧这段《洪范篇》，就是今早鸡鸣五更时

分才背下来的。

“开始，先背《洪范篇》。若你一字不错，前半个月的功课，就免背了！”白老师把《书经》展开，挂上了老花镜。

白崇禧转过身去，面壁而立。这是白老师定的矩规：他把书摆在八仙桌上，学生就得面壁而立，表示不偷看，是考真功夫。

怪哉，白崇禧垂手面壁，将眼睛一闭的时候，那昨夜曾七、八遍都背不熟的《洪范篇》今晨只读过两遍，却字字句句，历历在目。他一口气通背下来，果然只字不错。

白老师高兴地把老花镜格拉地轻掷在桌上，微笑着摸了摸那半白的山羊胡子，走过去把白崇禧拉坐到位子上，象第一次认得这位学生似地凑近他瞧了瞧，诙谐地说：“怪不得记性好，耳弯弯里有颗红痣，鼻梁上有根青筋……”

白老师没有马上讲新课，他在八仙桌边踱了踱步，又不缓不急地问道：“白崇禧，听说你每天夜里要当‘二老师’教你弟弟，有这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白老师。”白崇禧低着头，说道，“六弟很想来入馆，可家境艰难……”

白老师边听白崇禧诉说，边想：昔日孔夫子“贤人七十，弟子三千。”我白莲洲虽望尘莫及，总算也教过十来年私塾，手下的几十名学生中，象白崇禧这般天资敏悟的，实在太少，不如减半费收了他六弟入馆，做桩好事，日后万一他成了大器，兴许还会记得小时候曾遇上这么个好心的白老师。……

白崇禧果然第二天入馆了，就和哥哥同班听课。

这件事在村上传开之后，张天保也到白莲洲老师的馆子

里来了，还带了个十七岁的“大学生”毛长林。

毛长林家田亩多，生活富裕，就是读书读不进。从四岁到十岁，入过四次馆，每次读得半月一月，就读不下去了。他和张天保是一对形影相随的“连裆裤”。这次，是应张天保之邀才来和白崇禧兄弟俩作同学的。

开始半个月，这张天保、毛长林和白崇禧兄弟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读各的书，各回各的家，也不曾发生过什么龃龉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适逢十五，待白老师让学生都背过书之后，课间休息十余分钟，让同学们去大小便。偏这张天保和毛长林两人的座位，在馆堂通往茅厕的必经之道上。白崇禧小便急，匆匆要上茅厕，张天保和毛长林却当道不让。

“宗墨*老弟，你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毛长林狞笑着，用身体拦住过道，还把脚翘搭在桌子上。

“今天是十五呀，长林哥。”白崇禧不知毛长林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只图他让路快去小便。

“哦，晓得十五就好。我是把门将军毛大帅，从今以后，班里的同学逢初一、十五就要向我进贡，有钱给钱，无钱给物！”毛长林左顾右盼，见白老师不在场，嗓音越说越高。张天保没出声，金刚般只坐着不动，默默配合他那位挚友毛大哥。

“长林哥，我没有钱，求你让我去茅厕解手……”白崇禧急着小便，只好低声哀求。

“不行，天王老子过这里都要留下买路钱，你不给，就屙在裤裆里好了。”毛长林把头一转，双手抱胸，装着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样子。

白崇禧在一旁见了，心火直窜，本想冲过去帮六弟揍毛长

* 白崇禧字宗墨。

林一顿，但毛长林那门板似的块头，年纪是他们兄弟俩年纪相加的和数，旁边又有个张天保暗契，自量硬和他们作对是以卵击石，便一把拉过六弟，抱起他爬过侧窗，绕道上别家的茅厕去。

一连两个月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毛长林向白崇禧兄弟“纳贡”，白崇禧兄弟一次都不给。班里的其他同学，慑于毛长林个子高大，性情暴戾，只得从家里拿来些粽子、炒花生之类的食物进贡。这一来，毛长林在张天保的唆使下，更恨白崇禧兄弟，曾几次暗地里把白崇禧的书用墨画脏。有一次，因馆堂窄，白崇禧走路不慎踩着毛长林脚后跟，被毛长林转身一拳打在鼻子上，血流满面。

这天，又是初一了。白崇禧上学时，悄悄在书包里揣进一块早餐留下来的米花糖。

一堂课下来，白崇禧把六弟拉到门外，蹲在檐前的石阶上分吃那块米花糖。

“哼，他娘的，你们俩兄弟每次打赖死讲没得东西进贡，今天却躲在这里偷吃米花糖，还不快点给老子贡上来！”毛长林跟了出来，双手叉腰，恶狠狠地吼道。

白崇禧向六弟使了个眼色，暗示不要理会毛长林。他想看看毛长林，究竟敢把他们欺到什么地步。

“啪！”毛长林见白崇禧兄弟不答不理，只顾吃米花糖，便扬起脚朝白崇禧手上那半块米花糖一脚，白崇禧猝不及防，米花糖被踢得四下飞散。

毛长林咯咯冷笑着，接着又要踢白崇禧手上的米花糖，不料白崇禧侧身一让，他一个趔趄，险些从石阶上摔下去。

白崇禧手指被毛长林踢痛，握着直哭叫。白崇禧把手上那半块米花糖塞进弟弟嘴里，一边帮他揉手，一边把他拉到

墙角，耳语道：“六弟莫哭，看你五哥等会来治他这恶鬼。”

毛长林斜睨了白崇禧兄弟一眼，耸了耸肩，扬长而去，还一路呸呸地直吐唾沫。

这天，张天保因病没来上学。放学后，毛长林一人慢吞吞走在后面，口里“吁吁”地吹着口哨。私塾馆门前，有一个土坪，走过土坪，要下五级高的石阶才到村道。白崇禧见毛长林走在最后，拉着六弟躲在学馆东侧的围墙角上。见毛长林迈着方步，大摇大摆地走过土坪，刚要下那五级台阶时，白崇禧猛冲上去，趁势对毛长林用力一掌，朝坎下猛推。

那毛长林向来自以为是“毛大帅”，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无所介意，当他感到被人猛推时，已是面临高坎，势不可遏，一个跟斗，轱辘轱辘翻下五级台阶，跌得皮青脸肿，鼻子流血。

“六弟，我这次是闯祸了。你快回家去告诉父亲，把这毛贼平日里欺负我们兄弟和班里同学的事，全讲给他听，说我这是忍无可忍才做出的报复行为。若父亲肯饶我，你就到我们屋后的岩洞里告诉我；若父亲不肯饶我，你不必到山洞里来，平黑时分，我就跑到外婆家去了。”

桂林一带石山，山山有洞，洞洞相连。白家屋后的山洞就有七、八个。最大那个两丈余高，八九尺宽，两丈多深，再往里，有一小洞口，侧身爬过洞口，里面别有洞天。洞外有一株古榕，浓荫若盖，洞内冬暖夏凉。

时值仲夏，白崇禧躲在洞里，浸凉浸凉。他心里也有一种爽快感：今天虽闯祸伤了人，可总算给这无赖尝了苦头！

天渐渐黑下来，白崇禧在洞口探望，不见六弟来，心想，准是父亲饶不过我了。他正盘算着从哪条路逃出村跑到罗锦

外婆家去，忽见六弟气喘吁吁地进洞来：“五哥，毛长林的父亲来过了，我爸向毛长林父亲说清了事因，毛长林父亲缠着要赔医药钱，爸二话没说，进内房拿了钱柜里的所有东毫，跟毛长林父亲去看毛长林的伤势去了。看样子，爸不会怪罪你的，你快回去吃晚饭吧！”

白崇禧心情忐忑不安。一向严厉的父亲，饶得过他闯下这么大的祸么，他半信半疑，猫手猫脚地跟着六弟从后门窜进屋。父亲已经先回到家里，正躺在床上，啾啾地吹他的烟泡。他毕恭毕敬地站到父亲床前，默然不语。

“太莽撞了！”父亲瞥了他一眼，愠怒地责斥道，“要是把那毛长林摔死了，你得贴命！”

白崇禧依旧垂手而立，等着父亲再训斥下去。可父亲却不再说什么，只挥了挥手，喝道：“快吃饭去！”

白崇禧那天晚饭吃得特别香，平日里他不爱吃的芋禾苗、青茼蒿，也大挾地往嘴里塞。兴许是打了人，出了憋在心上几个月的闷气，那小年纪，夜里睡觉，居然呼呼地打起呼噜来。

二、把赶牛鞭折成十八截

白家三进正厅堂的那个大“寿”字旁，挂着一个黑色玻璃像框，白志书的画像端端正正的嵌在像框里。壁前，燃着九九八十一柱檀香。那间不大的厅堂，香雾弥漫，气氛肃穆，阴森冷峻。靠门边的一张方桌上，几个细竹箕盛着用米面做成的“油香”。厅堂里，居然没有人。白家发生了一桩十分不幸的事，年方壮寿的白志书，在家里柴米日趋艰难，用项更加紧张的时候，丢下妻子和四男三女，患脑病猝丧。阿訇

来念过经，做过“七”。亲朋世友已经吃过饭，帮忙的，每人拿了四个“油香”，也匆匆离去了。

天，渐渐黑下来。大姐年妹从后屋到厅堂里点亮了那盏竹筒豆油灯。火苗晃晃的，门外刮进来一阵阵风。二姐秋妹和三妹，扶着一身缙衣的母亲，从房间走到厅堂里来。她步履迟缓，悲痛不能自己。那双似乎从来没有闪过笑意的眼睛，已经哭得红肿如桃。从永福罗锦嫁到山尾白家以来，所生的七男四女，因病因祸，已经死去三男一女。慈母之心，每每失去一个骨肉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繁重的家务，虽然已经把她的背脊压弯，但总算能干得些赢钱挣米之事，况且还有丈夫担着，日子虽不富裕，饭米总还不亏。这次丈夫猝丧，犹若晴天霹雳，祸从天降。沉重的打击，使她这些天来又显得苍老了许多，额上的皱纹，象牯牛犁下的深沟，鬓发也斑白了。

崇勋、崇伦、崇禧、崇祐四兄弟，把屋里屋外收拾了一番，刚回到厅堂来，见姐姐扶着母亲出来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这般惨痛的事，言语是无法安慰的，而且，失去了父亲的孩子，也一样痛不可言。一家人便相对无言地坐着。

沉默了好一阵，白夫人按捺不住，便又轻声抽泣起来。大姐和二姐劝了母亲两句，自己也忍不住伴着母亲放声痛哭起来。

一阵风，吹熄了豆油灯。大姐赶紧又去点燃，可刚一点燃，又被风吹熄。悲痛，伤心，惶惑，恐怖，白家今夜该怎么过哟！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厅堂外走进一个人来：“怎么不点灯？”

听声音，才知道是税*叔白志业。

* 税：音满，桂林方言排行最小之意。